



由安大略湖更名說起：美加情誼的歷史沉澱與當前危機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安大略湖畔的無聲見證

初秋的微風掠過煙囪崖州立公園（Chimney Bluffs State Park）嶙峋奇異的尖峰。佇立於這片歷經萬年風雨雕琢而成的泥塔峭壁之上，放眼望去，眼前是一片煙波浩渺、水天相接的安大略湖（Lake Ontario）。早前，我驅車前往世界知名的尼加拉瀑布，這座氣勢磅礴的自然奇觀，藉由奔騰洶湧的尼加拉河，日

夜不息地將伊利湖的水流注入安大略湖之中。

然而，在踏訪沃爾科特（Wolcott）周邊的鄉間市鎮以及尼加拉瀑布的美方沿岸時，我的目光被路旁隨處可見的標誌、導覽牌與歷史展示看板所吸引。在這些實體路牌上，白底綠字或棕底白字依然無一例外地清晰書寫著「Lake Ontario」。近期特朗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將安大略湖稱為「美國湖」（Lake America），但這道命令只約束聯邦文書，管不到地方的路牌，行走在紐約州北部的廣袤土地上，我感受不到這項更名命令在地方實體標示上有任何落地的痕跡。社區商鋪乃至地方公共標示，依然泰然自若地沿用這個世代相傳的名字。更有趣的是，在安大略湖碧南面，象徵加拿大的楓葉標誌真是無處不在。

這種視覺上的反差揭示了一個現實：政治命令並未迅速改寫地方日常。這片水域的名字源自休倫—溫達特族（Huron-Wendat）的古老語言「Ontaríio」，通常解作「美麗的湖」或「大湖」，它見證了數百年間跨界貿易、捕魚、航運與兩岸社群的血脈相連。對於生活在南岸的美國居民而言，這座湖泊不僅是一處地理實體，更是他們日常記憶與跨境共同體的一部分。

民調顯示的真實意見

事實上，美國與加拿大共享著世界上最長的不設防國界，兩國長久以來維持著深厚的盟友與兄弟之邦情誼。然而，這段跨越數個世代的深厚互信，卻在特朗普具顛覆性與對抗性的政治修辭下，遭遇了近數十年來罕見的劇烈衝擊。不論是挑起跨境關稅紛爭、單方面

威脅重塑貿易規則、在言論中將加拿大嘲弄為「美國的第51州」，以及推動「美國湖」這類單邊主義象徵，都在國際舞台上引發了軒然大波。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檢視美國社會內部的民意數據，便會發現這種反加立場並未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民意。根據路透社與益普索（Reuters/Ipsos）於2026年九月發布的民調，高達57%的美國受訪者明確反對對加拿大進口商品加徵額外關稅，僅有20%的民眾表示支持。另一份由《經濟學人》與輿觀（The Economist/YouGov）進行的全美聯合民調亦呈現了高度一致的結果：58%美國人反對提高針對加拿大的貿易關稅，贊成者僅佔26%。在該份民調中，64%美國民眾仍將加拿大視為「盟友」或「友好國家」；45%受訪者不認為加拿大在貿易上虧待美國，僅有不到三成的民眾認為加拿大對美國不公平。至於更早出現的「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言論，一項2025年的民調顯示，60%美國人對此毫無興趣，另有32%表示只有加拿大人民自願時才會支持。

對於強行將安大略湖更名為「美國湖」，美國民眾的反響更是一面倒地冷淡與排斥。民調顯示，高達63%美國成年人對這項更名指令表達反對，僅有14%受訪者支持這項決定。即便在執政者所屬的共和黨選民內部，反對更名的比例（43%）也顯著高於贊成者（33%）。

患難見真情：加拿大對美國生死相托的歷史豐碑

回顧過去一個世紀的現代歷史，美加關係絕非建立在空洞的外交客套之上，而是建立在每一次重大歷史危機中，加拿大對美國所伸出的關鍵援手與生命相托的承諾之中。

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期間，儘管渥太華在決策上一度躊躇，加拿大海空軍仍然提升戒備，皇家海軍與長程反潛巡邏機在北大西洋加強監控蘇聯艦艇與潛艦，並與美軍密切合作，使美國海軍得以集中更多力量在加勒比海應對古巴危機。

雖然加拿大政府並未直接派遣部隊參與越戰，但成千上萬的加拿大青年志願者跨越南方國界，直接加入美軍服役，據估計人數約兩萬至四萬，許多人在東南亞叢林中流血，甚至獻出生命。與此同時，加拿大外交官通過國際管制委員會，建立了華盛頓與河內之間的秘密溝通管道，為雙方保留外交迴旋空間。

1979年11月伊朗人衝擊美國大使館，挾持了五十多名美國人質，六名美國外交官在混亂中僥倖逃脫。加拿大駐伊朗大使泰勒（Ken Taylor）及其團隊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將這



六名美國外交官分別秘密藏匿於大使官邸及加拿大外交官住所近三個月。加拿大政府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展開高度機密的聯合營救行動，最終將六名美國人安全護送出境。正如好萊塢電影《亞果出任務》（Argo）向世人揭示的那樣，若無加拿大外交人員冒著身分暴露、遭伊朗當局拘捕的巨大風險，那六名美國人的命運便不堪設想。

2001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美國聯邦航空總署史無前例地關閉美國領空，數百架正飛越各大洋的國際民航航班陷入無處可去的困境。加拿大交通部隨即啟動「黃絲帶行動」，接收大量原定飛往美國而被迫改道的國際航班，協調兩百多架飛機緊急備降於全加十七個機場。其中，紐芬蘭島僅有一萬人口的小鎮甘德（Gander），一夜之間接納了三十八架飛機與超過六千五百名驚魂未定的乘客與機組員。加拿大各地學校、教堂、社區中心與私人家庭向數以萬計的旅客打開大門，提供免費食宿、保暖衣物與醫療照顧長達近一週，譜寫了當代人道救援史上極為動人的一幕。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北約首次啟動第五條集體防衛條款，加拿大隨即派兵赴阿富汗。2001至2014年間，先後有超過四萬名加拿大武裝部隊人員在阿富汗服役，其中不少曾在坎達哈省（Kandahar）執行高風險作戰任務。在這場反恐戰事中，加拿大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共計有一百五十八名加拿大軍人犧牲。

2005年8月，超級颶風卡崔娜（Hurricane Katrina）撕裂了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紐奧良遭受重創。在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疲於奔命之際，加拿大國防部啟動了「合奏行動」（Operation Unison），加拿大皇家海軍三艘軍艦與一艘海岸警衛隊船艦滿載急救物資、水下搜救裝備與醫護專家，日夜兼程趕赴密西西比與路易斯安那海岸。來自溫哥華等地的加拿大城市重型搜救隊亦很早深入災區，展開搜索與疏散作業。

2018年12月，加拿大執法部門應美方的臨時逮捕請求，在溫哥華國際機場扣押了華為副董事長兼財務長孟晚舟。加拿大本身並無針對她的獨立刑事訴訟，卻基於美加引渡條約及法治程序，承受了來自中國的強大經貿壓力與外交報復。北京當局隨後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逮捕並關押了兩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與史佩弗（Michael Spavor）長達一千餘天。在長達近三年的外交風暴中，加拿大始終堅守引渡程序與法治原則，為履行其法律承諾付出了沉重的外交代價。

這些斑斑可考的歷史事件清楚表明，加拿大對美國的信任與馳援，從來不是廉價的口惠，而是在核子危機、戰爭烽火、恐襲浩劫、天災肆虐以及大國壓力面前，甘願為鄰友分擔苦難的實際行動。

憂患亦是深情：加拿大精英對美國憲政自由的深切守望

面對近幾年美國政治的劇烈震盪與外交保護主義的抬頭，加拿大不少政治及知識界人士的批評，並非出於全面反美，而是伴隨著對美國憲政民主的深切憂慮。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加拿大自身的主權安全、繁榮穩定乃至整個西方民主社會的生活方式，在命運上都與南方這個超級大國的制度健康緊密相連。

九月初，CNN播出了前加拿大副總理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早前在阿斯彭創意節（Aspen Ideas Festival）參與的一場座談。她指出，在當前的紛亂時代，加拿大人之所以更加珍視自由民主體制，正是因為特朗普為世人提供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然而，她的發言完全沒有對美國的貶抑，反而充滿了真摯的勸勉與呼籲。她呼籲美國民眾重新捍衛自由民主制度，並重建美國在全球自由民主同盟中的領導地位。唯有如此，對美國、對加拿大、對整個自由世界才會是更好的結果。方慧蘭所憂慮的，是在一個「後美國時代」中，如果世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不再堅守自由價值，全球其餘民主政體將不得不獨力面對威權體制的挑戰。如果美國不再是一個親善、守諾的領航盟友，極權陣營將會日益膨脹，步步進逼侵蝕加拿大與整個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

類似的憂慮也見於著名人權學者、前自由黨領袖及前中歐大學校長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前加拿大常駐聯合國代表及前安大略省省長鮑勃·雷（Bob Rae），以及《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稿人弗魯姆（David Frum）的言論之中。弗魯姆的批判出發點並非反美，而是出於對大西洋兩岸自由體制命運的深切忠誠。他極具穿透力地論證道：一旦美國淪為民粹主義操弄下的非自由政體，整個民主世界的防波堤將會瞬間崩塌，所有民主盟邦都將暴露在專制政權的長臂管轄與地緣霸凌之中。

曾親歷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艱難重談的前加拿大駐美大使麥諾頓（David MacNaughton），在面對美方咄咄逼人的強硬貿易施壓時，也始終堅持超越眼前的摩擦看問題。他頻繁走訪美國各州的州長、國會議員與商界領袖，不斷傳遞一個戰略共識：美加兩國共享的民主法治與經貿繁榮，是抵禦專制政權地緣擴張的最強大護盾；在內部製造分裂，只會讓渴望見到西方多元體制崩潰的外部競爭對手漁翁得利。

結語：民主命運共同體

漫步在煙囪崖的湖風中，俯瞰著未被政治口號所塗抹的安大略湖，歷史的厚重感與當下的地緣波瀾在此交織。美國作家韓秀說：在專制社會的政治運動中，人們會積極配合，而不是「冷面相對」，我慶幸美國民眾對安大略湖的更名和其他反加措施真的是冷面相對。倘若僅僅因為個別政客的交易主義與魯莽外交政策，就將長久以來最友善、最值得信賴的鄰邦之一推向對立與敵意，這無疑是荒謬且短視的歷史倒退。

在全球威權陰霾步步進逼的至暗時刻，「美國湖」式的狹隘符號，盟邦之間的猜忌與撕裂，將會是自毀長城、自廢武功的愚蠢行動。我由衷期盼美國社會能重新找回其身為自由燈塔的憲政初心，唯有一個自信、寬厚、講求原則並堅守法治價值的美國，才能與其最忠誠的北方盟友並肩立於大湖之畔，守護人類文明歷經艱辛才得以確立的自由與尊嚴。

〈由安大略湖更名說起：美加情誼的歷史沉澱與當前危機〉

2026年9月6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